

十年一梦

毕瑾

年少时,写命题作文“等我长大后”,觉得那是在写一个遥远的自己,既觉得神圣、神秘,又有几分着迷。少年的想象有限,但在有限的想象里,未来可期,未来美不胜收。

再回首,时光已像流水,悄然逝去。十年十年复十年,当初想象中的那个“我”就是这个样子吗?

似乎不是,似乎又是。想象中的美好已然出现,但没有想到的不如意也已现身。

这就是真实的生活——想得到的可能来了,也可能没来;不想失去的,偏偏又会失去。

失去和得到总是相伴相生,这也正是生活真相的一部分。要是没有一颗“平常心”,谁也不得安心、安生。

十年如一梦。无论遇到高峰或低谷,那些光景都成了生命中一段旅程,所有的遗憾、悲伤、欢快、幸福已成人生的重要篇章。

“我的十年”,是追忆、缅怀,也是沉思、自勉。这样的姿态,是为了更好地走向下一个“十年”,走好下一个“十年”。

版式: 杨犇

我的十年

光阴似箭, 年华似水
Time flies, time flies

十年复十年

胡竹峰

一点苦,不停地讲,我不喜欢。但我会 在文章里藏进那些悲伤、那些曲折、那些不安。“我如此克制悲伤,我有多悲伤。”木心先生说的。

当年到处流浪,惶惶如丧家之犬,经历了各种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一无所有的时候,常对自己说:“在绝望中求永生。”那时候,空余时间除了读书还是读书,时间准许的话,从早上读到凌晨。

从书本上得知世界之大。深陷文字,把苦难忘了。读书让人清醒、坚定、刚强。生活有生活的逻辑,文化有文化的力量。一个人多读一点书,能化解掉个人的悲喜祸福。有老子、庄子陪着,有王羲之陪着,有唐宋八大家陪着,有鲁迅、周作人陪着,有但丁、莎士比亚、巴尔扎克、雨果陪着,不觉得寂寞。

漂泊无踪的日子,颇有些苦行者的味道。那些经历让人早早知道活下去是苦的。近十年光阴,结结实实体会到了生之艰难悲苦。艰难的底色会让文章有质感,身世是旧式窗格前的暗影,《陶庵梦忆》让无数后人低回,有此番原因。

老天让我经历那么多世事,这是老天的成全。走过生活的沙漠与泥沼,在林中小屋烤火取暖,吃吃喝喝,这里的美好是生命的光亮,格外让人珍惜。而一个人在社会上闯荡,得到的不仅仅是经历,更能懂得民性,获得民俗上的东西。

以什么为职业,很多时候并不由

人。人不能择业,更多的是业择人。骨子里我大概是个不安分的人,干过诸多行当。后来踏进文字圈,一路做杂志、编报纸,三十岁悄然而至,如今四十岁隐隐在望了。荣幸的是自己写了一批文章,从早期的《空杯集》《衣饭书》《墨团花册:胡竹峰散文自选集》《豆绿与美人霁》《旧味:中国古代饮食小札》,到如今的《雪天的书》《竹简精神》《不知味集》《惜字亭下》《茶书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挖土豆的少年》《击缶歌》《雪下了一夜》,出版散文随笔集二十余种了。一本书是一个写作者的一个个足印。

十年复十年的阅读与写作,总结起来两个字——趣味。没有趣味的文章,总是隔膜。这也是我读《尚书》多年不入其门的重要原因。同样是先秦文章,《庄子》《韩非子》《论语》让人读得津津有味,《老子》《墨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相对差一些。

从两汉魏晋到唐宋至民国,汉语渐进变化,时时可见先秦笔法。先秦笔法文字隐晦、行文婉转,含有褒贬,是中国文章底色、中国文章坐标、中国文章脉流。鲁迅的写作不妨看作先秦余晖在民国的半边残阳,肃杀沉郁,却又明净幽远,比唐宋明清的很多学人艺高一筹。

时过境迁,轻舟已过万重山,终于驶向大洋,中国文学越来越寂寞。写文章是冷清事业。字字看来皆是血,十年辛苦不寻常的,何止曹雪芹一人。



胡竹峰,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曾获“孙犁散文奖”双年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奎虚图书奖、刘勰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鲁迅文学奖提名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红豆文学奖。

我出生的年头,乡下物质与精神均极贫乏。少年时代种种,不堪回首,至今不愿多写。唯有乡村鸟语花香、草木植被有郁郁之乐,仍不时想起。小村静谧如古寺荒村,现在回过头看,乡村生活让人多识草木鸟兽。拙作里如果有花香鸟语、树影婆娑、蜂蝶乱舞、鱼戏莲叶、清风明月,实得益于少年时代的经历。

十岁出头,偶从邻人处借来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,还有《子夜》《啼笑因缘》,印象中还有王统照、俞平伯、沈从文的集子,凡此种种,不下百部。此前一直喜欢武侠小说,少年人心性,藏有侠客之梦。忽然对现代文学感兴趣,人生真是忽左忽右,莫可名说。

那些年如痴如醉地读小说,古典

文学稍有名气的无不涉猎。夏日午后,在厢房凉床上读《红楼梦》,浑然忘我,第一次感受到文学的快乐。《红楼梦》带来的愉悦之强烈,让人手舞足蹈。曹雪芹的叙说,让我知道家长里短中,可以藏进时代,藏进命运。

那时候真有痴气,一本词典翻得破破烂烂。手头至今仍保存着一本上海古籍版的《隋唐演义》,繁体竖排。书上密密麻麻做了很多笔记,有读后感,更多是注解,字词释义之类。

离开乡下,渐成故乡过客。此后经历曲折,真是曲而折之,差不多快折断了,好在曲性很好,曲而未折,真是造化。我不喜欢哭哭啼啼,更不喜欢忆苦思甜。一个人要么在天地间放声大哭,要么窝在斗室闷声不响。吃